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二

明李清　撰

北史四十六

夏侯道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讜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兾州刺史徽之後祖邕自河東徙襄陽父順宗仕南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將畧自許宋元徽末歷官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為

寧蠻長史廣平太守

册府元龜曰太祖建元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爲固項世以來綏御乖失地惟形勝居之者異姓國實用武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奸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

叔業早與齊明帝共事齊明輔以爲心腹使領軍掩襲

諸藩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為給事黃門侍郎孝文南
次鍾離拜叔業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
往與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誇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美
麗但恨不晝游耳齊明死廢帝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
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
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從南兖州刺史會陳顯
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還叔業
慮內難未已不願為南兖州齊廢主嬖臣茹法珍王咺

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瑜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埸急則引魏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停回換叔業雖得停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為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訪自安計梁武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

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絶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内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渡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謚忠武給東園溫明秘器子諱嗣諱龕儉好
殺所乘牛馬小驚逸手殺之然孝事諸叔盡子道國祿
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
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弟芬之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
齊位羽林監入魏為東秦州刺史有清靜稱遷岐州刺
史為隴賊所圍城陷賊執送上邽為莫折念生所害贈
青州刺史叔業兄子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
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汎

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殺

魏書載絢曰吾為人吏反而見擒何面目視公

杖水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秘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為兖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為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以昕為人誘

陷特恕植罪以袁勳誠三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
夫植性非柱石所為無恒兗州之還表請解官隱嵩山
宣武不許深以為恠然公集論自言入門不後王肅恠
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己任
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
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
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上率多侵侮皆此
類也侍中于忠黄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

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始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遂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寃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後剪落鬚髮被之法服以沙門禮葬於嵩高之陰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僅追復封爵植故吏勃海刁沖疏訟之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幍不見

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督以嚴訓唯
少子衍得以常服見旦夕溫清植在瀛洲也其母年踰
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於沙門
寺掃洒植弟瑜粲衍並著奴婢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
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邱尼
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在州數歲以
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
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植弟

颺壯果有謀畧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爲南司州刺史封義安縣伯詔命未至爲齊所殺颺弟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内太守皆赴京雍時爲州牧粲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頹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

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惟懼不測所以粲更
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勢傾一
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長揖而已及還家人
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嘗詣清河王懌下車
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令人持
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昇講座
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
後為揚州大中正中書令孝明釋奠以為侍講轉金紫

光祿大夫北海王顥入洛以粲為西兗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初復為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酒帝曰昔北海入朝蹔竊神器爾日卿戒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為命酌孝武初出為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心乃為祈請直據胡床舉杯曰僕白君左右云

前後例皆拜謁槊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冦亂三齊槊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翔來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槊言無此左右又言已入州門槊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為翔害送首於梁槊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畧仕齊位陰平太守歸投通直郎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

魏書載衍表曰臣沐浴炎風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救疾多遊此岫臣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屨栽營已整揺策納屣便涉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

詔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禄執事後歷建興河内二郡太守皆康貞寡欲善撫百姓民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荆州詔衍為别將與恒農太守王羆救荆

州大破敬宗荆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鑒所部别將稽宗馳驛告變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業之歸魏又有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閻慶胤柳僧習並預其功柳玄達河東解人頗涉經史仕齊歷諸王參軍與

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猷欵玄達贊成其計入魏卒於司徒諮議參軍次子遠性麤放無拘檢時謂之柳癲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讎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為質

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員外散騎常侍告裴植謀為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為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髯善言笑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凡椿齡薛安都壻隨安都於彭城内附除岐州刺史椿齡子瑒位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壻刺史豫州為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梁祐北地人叔業從姑子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

被五十餘創景明初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為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禄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卒於京兆內史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卒於楊州開府掾閻慶胤入水人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於數城太守柳僧習見子虯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曰志懷四方不願取婦家人咸為戲言及婚求覓

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為南譙太守二家雖為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

魏書載道遷表曰因為韋纘所謗內不自安逃竄江

吳

會梁以莊丘黑為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叛奔梁以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都

王助戍漢中道遷擊靈珍

魏書曰靈珍有部曲六百餘道遷憚之時蕭衍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偽會使者請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為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為例宣

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引見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帝曰卿建為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為微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州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徃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

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罇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清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穎興計求分邑户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二百户封穎興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長子夬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

田園貨賣畧盡人間債負猶數千匹食常不足弟妹不免饑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以國封夬未亡前忽夢征虜將軍房世寳至家與其父坐廳事屏人密言夬驚懼謂人曰世寳爲官少聞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夜大飲溺即衣乃如此夬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夬聞謂卓曰人生何常

唯當縱飲耳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盡劣俄心悶死洗浴者視其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夫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遂等終日遊聚酣飲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夫

家客雍僧明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昔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決緒夫妻裴植女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鬩徹於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畚等言其眇目痼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道遷謀歸國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勲末道

珍為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前秦丞相王猛玄孫歷涉書傳刺史北華州諶永俱有文學而永善彈琴諶位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頳川庾道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勲謀亦為奇士歷覧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陽環堵敝廬多與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後為饒安縣令罷卒

魏書曰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

郡守及道遷入國徽亦以地內屬徽妻道遷兄女道遷列上勲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愧於心拒不許後卒於征虜府司馬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八世孫元護以魏平齊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簡牘後為裴叔業司馬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尅定元護頗有力景明

初以元護為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柳世明圖為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為濫酷州內饑儉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為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為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支骨稍削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為齊州經拜舊墓巡視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當以

方伯籌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
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子會襲會
頑駭好酒妻陽南太守清河房伯玉女甚有色會不答
房乃通其弟機機因會飲醉殺之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
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
凡亡未欲便剝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内史
席法友安定人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
守建安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國拜豫州刺史苞信

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業志淮南尅定法友

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為别將出淮南欲解朐山

圍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十年恬靜自安不競世利

後卒於光禄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子景通襲善事

元乂兼賂乂父繼繼為司空引景通為掾卒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後秦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

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憤典仕齊為軍主

助成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封慎縣伯除東秦州

刺史其治任刑人皆怨之有受納之響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爲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内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領軍元乂弟曾過山中謂曰二州刺史翻復爲郡當恨恨耳世𨙸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隲平北爲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爲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頴川爲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並為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畧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為後軍將軍部曲稍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減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氐攻破白馬進圍南鄭悅之大破氐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龎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

遂圍南鄭悅之晝夜暫戰

魏書曰悅之先勒衆逆戰爲天寳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二悅之盡以家財賞士身當矢石晝夜暫戰

會武興軍至天寳敗道遷克全勲欵悅之天寳有力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遷文遠文遷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圍楊靈珍文遷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梟

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至者見之假以
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人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吏長
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刼息止政為雍州諸郡最後刺
史安州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
逆幽燕已南悉沒唯文進介在羣賊外孤城獨守鳩集
荒餘且戰百姓皆樂為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進
有遺愛役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表孝
莊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盛

救援不接果乃携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中人後居蜀漢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羣盜所害誕雖童稚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內遂得復讎州里無不稱嘆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

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日詔
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帝晏
駕不果而還後以容例起家羽林監正光中秦隴叛詔
誕為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畧時梁益
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
劍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
魏書曰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栅其上以
防歸路誕以敵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令

夜登山攻其栅及時火起煙焰漲天敵以還逐不守
連營震怖誕帥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
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走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謚曰
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南史有傳文秀仕
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
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佳道固
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為刺

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之送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加撾撻後還其衣為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鎻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衣蔬食獻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

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疋後為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是時河南饑文秀獨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大興水田於公私頗利卒官子保冲後為徐州冠軍長史坐據連口退敗有司處死刑孝文以文秀子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父華南燕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兖讜乃歸尉元表授東

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為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讜性開通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疎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欵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

賜爵昌安侯出為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方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妻皇甫氏被掠於魏賜中官為婢氏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為宋冀州長史以貨千餘匹購求之文成怪其納財多引見氏時年垂六十矣帝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及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

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天安中與姊夫李嶷俱歸魏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款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騃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兩轉至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課諭或害吏長自前守宰皆逢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横羌氐憚之

守宰始得居其舊所遇孝文南伐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民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梁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駕南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將辭於洛水南帝曰與卿石頭相見藻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不留賊虜遺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拜藻為太尉司

馬卒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托劉騰啟為其國郎中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

天平中坐子洪業入關中率衆侵擾被殺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幼隨叔父洪仲自青州入魏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書不能答請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民父母並老饑寒十數年賴其強

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除中書博士王肅為豫州以永為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帝曰已選傅脩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以肅為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祚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永量吳楚兵好斫營若夜來時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

魏書曰永分兵二部出於營外

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亦燃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趣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

魏書曰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即填塞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至列陳城東將置

長圍永所伏兵擊破其後軍叔業自率精卒數千來救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破之叔業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吾虛實足喪其胆俘此足矣

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伏萬餘兩月中再獻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

期毌裴叔業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敗總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銳

魏書曰四軍之兵多賴以免

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為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

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沿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民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

魏書曰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伯之防淮水口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舟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舟便渡適上南岸敵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

進曉達壽春城下勰等上門樓覩望永免冑示之遂引永上謂永曰壯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不意卿能至也

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攻圍豈救援之意遂孤軍屯城外與勰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遁還中山王英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

册府元龜載永謂英曰卤登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
早據之英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至
明朝必為賊有英乃分兵星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
張懷等列陣城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
築城者皆走仙琕乘勝趨長圍義陽人復出挑戰
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
送仙琕
魏書曰永環甲揮戈單騎先入惟軍主蔡三虎副之

突陣橫過

賊射永洞具左股永拔箭復入大破之仙琕焚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攺之永不增文采直與之攺惟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

魏書載英歎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

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大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趙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御民非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為南兖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常諱言老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光祿大夫卒年八十三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芒山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遂慕杜預近好李沖王肅欲葬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敕子叔偉此吾永宅也永

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納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有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胡國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至此强徙之與永同處時已葬數十年矣棺在坎中為桑棗根遶束去地尺餘甚周固乃斧而出之時人

咸怪焉三年而叔偉亡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
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為得永武而不得
永文
傅豎眼本清河人祖融南渡河家於盤陽為鄉里所重
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
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
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唯傅靈慶堪乘此馬
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彎此弓

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傅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有文武才幹堪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否昜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碻時融始死玄謨强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内所焚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

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

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

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

之欲圖靈慶旣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

與母崔氏訣曰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

靈越至京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

越青州刺史貝丘子鎭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鎭明

潛壘靈越北入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

齊乃以靈叔父珧為冀州治中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
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珧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
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偕靈根南走靈越
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舟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
俱渡臨齊人剉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遲期
狀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為恐勑左右出匣中烏皮
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
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

着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脩及至丹陽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兖州司馬而乾愛亦還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鄴靈越恒欲為兄復讎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葵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為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孝武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為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為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劉勔勔躬

自慰結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人勞生歸於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詣建康宋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為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所至克捷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外俸禄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

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還本土撿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欵謁仰其德化思為民矣宣武甚嘉之孝明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豎眼為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民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民怨入寇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為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為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

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蜀人聞豎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民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

魏書曰豎眼連破齊三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與諸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大破其軍齊又柵於虎頭山下豎眼擊走其帥

張令崇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
齊被重創奔退小劍大劍諸寇亦損城西走益州平靈
太后璽書慰勞賜騂騮一匹寶劍一口後轉梁州刺史
梁州人既得豎眼為牧民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
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為民害遠近
怨望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
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眾三萬入寇直城豎
眼遣敬紹總眾赴擊大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

而奢淫倜儻輕為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絶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岷崘鼓扇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為内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因執敬紹白豎眼殺之豎眼耻恚發疾卒孝武初贈司空公相州刺史長子敬和次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為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梁將樊文熾攻圍以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申和通

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為土賊掩襲棄城走遂
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孝文賜名烈仍以本名為
字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
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號三徽孝文遷洛
為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
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禧慮其有異表請
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此郡地當必

争須得堪濟之才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亦稱之遂除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為齊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民之㑹駕南討慧景遁走和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臣不遇鑾輿親駕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即位追録先勲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遇凶儉烈為粥以食饑民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

稱之孝明即位為司空長史先是元乂父江陽王繼曾
刺史青州及乂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歷給事
黃門侍郎光祿大夫靈太后反政以乂黨出為青州刺
史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怨望恐不宜
出為本州改瀛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後因辭老
還鄉兄弟同居怡然為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為家誡
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勑子子任不聽
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藝位

諫議大夫烈弟僧皓歷涉羣書工談説有名當世以諫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並不起世號徵君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蒱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節閔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事敗死獄籍沒家產

路侍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祖綽陽平太守侍慶有幹用與廣平宋飜俱知名為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

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累遷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言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恃慶弟仲信思令

魏書曰思令字季儁累官尚書右民郎孝明時天下多事思令上疏曰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托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

以當鋭强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得乎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安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虚主嘆臣哀何心寢食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舍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謀夫既設辨士先陳曉以

安危禍福如其不攸以我義順討茲悖逆豈異厲蕭
斧而伐朝菌哉後拜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
葛榮遣其清河太守李虎據高唐城以招叛民恩令
命麾下統鄉曲潜軍夜征出其不意大破之乃將衆
南還後卒於右光禄大夫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並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
太和中舉秀才以奉朝請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

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啟弟子起為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父慶有學問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為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昌

中為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

魏書曰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勅世表率諸將討之時敵衆強斷小殷閔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欲散之餘不敢復戰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僧珍所以敢深入者以劉獲鄭辨皆州民之望為之内應近知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珍自走矣乃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

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僧珍退走辨亦尋搜斬傳首

京師

遷東南道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為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從春至冬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俱得免永安永熙中兩為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皆為吏民所愛卒贈尚

書右僕射司徒公兾州刺史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頗涉子史閑解幾案稍遷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啟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孝明大怒詔問所由録令已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前屈指校計寶夤指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天平中歷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

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時朝廷分汲郡河内二界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闗西歸欵户除元旭義州刺史卒官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鄴腐䏶成都喉嗌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飜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以大啟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畧不遂其終惜哉夫李席王江雖因人成事亦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不遂文秀不囬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嘉禮遂乃子免

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俊乂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身名器各有由也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二